

牙科呂清寬教

彭莊蔡
見國堪
晉明全
牙四

奉了總幹事陳大胖子的指示，四月二十六日，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，訪問了呂清寬教授；按了門鈴，教授躬親出迎，把我們三個小蘿蔔頭迎了進去，經過一番禮讓，長幼有序，各就各位，呂教授立刻敬烟，師娘奉茶，一股溫馨之感，頓時充塞於那個清新潔雅的小客廳裏；茶過三巡，潤了喉嚨，大家打開話閘子，天南地北的聊了起來。

呂教授早歲畢業於東京齒大，在高雄醫學院執教多年，去年才延聘至本校。呂教授所擅長的是口腔外科，此門學問在台灣牙醫界，大概很少人嘗試過；教授在談話中，曾感概的表示，目前一般人對口腔外科的認識實在太淺了，甚至有人認為口腔外科大概是拔拔牙齒就算了事，其實口腔外科的範圍非常的廣，除面部的一般骨折治療外，耳鼻咽喉科的範圍也包括在內，和口腔有關連的器官都是口腔外科治療的對象；目前台灣牙醫師除拔牙，做做牙冠牙橋外，就沒事了，如果多搞幾樣，大概就會被認為是多管閒事了；當然，個中原因很多，除一般民衆水準太低外，牙醫師本身也要負責任，牙科是個日新月異的科學，一天不求進步，就要比人落後一天，要想趕上別人，實有待大家的努力。

最近同學們茶餘飯後，最熱門的話題，莫過於牙科門診及附屬醫院；我們也不例外，談沒多久，就扯上來了。呂教授對牙科門診的得以設立，甚表欣慰，談到牙科門診，呂教授同想到他在日本的一段時間；在日本，牙科是一個獨立的學系，在東京齒大，是以牙科為中心，以下再設內科、外科……等等；教授們有聚會時，內外科的教授總是在吐苦水，抱怨學校對他們另眼看待，這種現象，我們牙科同學聽起來，大概會以為是到天堂了；在國外，牙科教授、醫師、和一般的教授醫師都是同等地位；在日本，一個牙醫師和一個普通醫師（不和人合夥的醫師），平均的收入，牙醫師要高得多，牙醫師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其地位是很受尊敬的；同時

呂教授也談到日本醫學院所設立的牙科門診，他們是一個自成系統的獨立部門，因為牙科和別的部門不一樣，如果搞在一起，成一種附屬關係，總是會礙手礙腳，各方面都會感到不便，筆者私下認為，這種制度很值得我們借鏡，也許對我們牙科將來的發展會有所幫助。呂教授同時也表示了對門診的看法，他認為門診只能接收不住院的病人，並沒有病房的設備，這樣一來，如果要動大手術就諸多不便，由此，話題順帶的就扯上附屬醫院了，如果附屬醫院也設有牙科部門，事情就好辦了，附屬醫院有病房，要動手術就有場所；即使沒有牙科，也可以和別的有關部門合併，例如麻醉時，不妨就借用外科，這樣對牙科的教學研究上，實在幫助莫大。談話間，呂教授也表示了他對附屬醫院的看法，呂教授認為醫學是要理論技術互相配合，如果只一味的在鑽求理論上的知識，而沒有實際的去做，很容易造成「畸形」狀態；光憑理論，而廢了實驗，成一面倒的趨向，想要有新穎的醫學進步是不可能的；同時沒有教學醫院，對臨床家來說，是件很不合理的事，臨床家須要的是教學配合臨床實驗，學以致用，不然光看書，看太多反而記不起來；醫學不比別的科學不做實驗研究，絕對不會進步；同時，教學醫院對學生來講也是相當迫切需要，我們同學出去實習，總是遭人白眼，寄人籬下，有苦說不出，自己要是有了醫院，再壞也是自己的東西好，不必處處受人牽制，大家能安心求學，進步就快了。

教學醫院談了一段落，話題轉到同學的生活上；呂教授在高醫好幾年，覺得北醫學生要比高醫學生「活潑」多了，「活潑」可以促使北醫有朝氣些，因而可能要比別人進步得快；但是「活潑」要有限度，「活潑」到無王無法，就不成體統了，筆者也覺得有時某些同學的表現實在過分，上課時怪聲嚷叫，或者在玩牌談天，影響了別人上課，講堂是神聖的，我們應該知道，教授在講堂上是傳授我們

授採訪記

知識，應該以嚴肅的態度來接受，絕不可放浪形骸，不知禮數，大家應以此為誡；同時，同學們也要切記，在聯考時，雖然我們的分數要比別人高些，但要知道，中學的成績是不足為憑的，要想有所成就，完全要靠日後的努力；同時也不要認為自己比別人差，總認為學校樣樣都不好，應該愛護學校，畢業後終身和母校是脫離不了關係的，學校有不好的地方在所難免，主要的還是靠自己的努力，一個學校會變好變壞，和學生有莫大關係，要使學校能繁榮，大家都有一份責任，並不是一部份人的責任。

在北醫過了這幾年，總覺得師生間的關係好像並不很融洽，甚至同學間也視如陌路，因此，筆者就以此問題請教了呂教授，呂教授在高醫多年，覺得他們的師生間相處得很好，同學也能互相幫助，這點確實值得我們參考。呂教授表示，也許有了附屬醫院，情形會有所改善，大家一起工作，一起研究，朝夕廝守，不生感情也得生了。

我們也請教了呂教授，就對目前台灣牙醫界的現況，我們這些新生代應該抱有何種態度，呂教授再三強調的是要我們腳踏實地，多多充實自己，有了穩固的基礎，等於有了堅強的力量，不怕以後沒發展；同時，最重要的，臨床工作一定要遵循學理，按步就班，絕不可敷衍了事，一定要對自己對病人負責，一味敷衍，貪圖利益，只會對自己造成更大的損失。我們也談到了密醫問題，呂教授認為密醫雖然多，但是只要我們照規矩，好好的做，密醫威脅並不大，就怕是和密醫一般見識，他拔一顆牙一百塊錢，你就跟他拼，只收五十塊錢，這種態度絕不可有；我們向病人收費，是表示在醫學立場上，對病人負責，是應該收的，但是密醫他們並不知道學理，技術再好，也是不能對病人的豫後作完全的負責，這點我們學醫的人，應該深切了解！呂教授也提到在進步的國家，他們有國民保險的措施，一個區域內，限定有多少醫生開業，以保障醫生的



生活，相信不久，我們也可以有相似的措施，這正有賴於國家法律的頒佈實行，提高民衆對醫事人員的了解，提高生活水準，密醫就無立足之地了。

談話中，呂教授還一再的強調，今後醫學的進步，完全就要靠我們年青的一代；科學日新月異，絕無停滯的時候，青年人力量充沛，幹勁大，有魄力，革命性的創造，幾乎都是青年人的傑作，同學們應好好體驗，我們這代人的責任是多麼的重，切不可對時代不負責；同時呂教授更希望我們好好珍惜在學校的短暫時光，大家要尊敬師長，同學間要同甘共苦，互相合作，共同創造光明的前途！

看看錶，已五點多了，想著晚上還要參加「生存競爭，自然淘汰」的大會戰（到桃園吃拜拜），只好起身告辭，呂教授又躬親送出門來，再三道別，踏上歸程；此時已夕陽西斜，望著天邊一抹紅霞，大腦左半球想著該如何檢些絕好妙辭，好好修飾剛才的訪問報導，大腦右半球却在盤算著，今晚該好好的灌他幾瓶陳年老紅露了！